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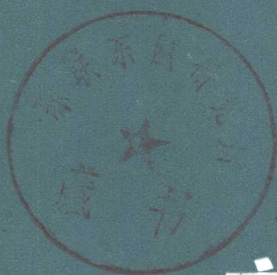
良心

[苏] 阿迪尔·雅库鲍夫 著

.1
75



PA
R813.1
23875



良心

[苏] 阿迪尔·雅库鲍夫 著
粟周熊 高 昶 译

23875

译自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80 год 第1,2期

Адыл Якубов

СОВЕСТЬ

良 心

〔苏联〕阿迪尔·雅库鲍夫

栗周熊 高 昶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76,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9,500

书号: 10071·438 定价: 1.25元

人 物 表

- 诺尔穆拉特·沙穆拉多夫——乌兹别克的退休老干部，水利学院顾问，专家，受人尊敬的“多姆拉”(学者)。
- 古丽萨拉——其妻。
- 扎巴尔——其子，卫国战争中的苏联英雄。
- 阿塔库兹·乌马罗夫(库兹江)——“列宁之路”集体农庄主席，多姆拉的外甥。
- 阿丽娅——其妻。
- 海达尔——其子。
- 塔希拉——其女。
- 法吉拉特(法吉尔)——扎巴尔的恋人，后成了扎马勒·布里巴耶夫的妻子。
- 卡迪尔江——其子。塔希拉的未婚夫。
- 拉托法特(拉蒂芙)——其女。海达尔的未婚妻。
- 艾尼莎——法吉拉特的母亲。
- 阿勃拉尔·舒库罗夫——区委书记。
- 玛赫布巴——其妻。
- 瓦希德·米拉比多夫——多姆拉三十年代的部下，现为水利学院教授，海达尔的学术导师，舒库罗夫的岳父。
- 纳卓卡特——其妻。
- 萨基江·阿比多夫——农学院副教授，拉托法特的学术导师。
- 阿尔乔姆·波里卡尔波夫——水利学院院长。

扎马勒·布里巴耶夫——农业技术设备公司负责人，法
吉拉特的前夫。

哈莉达——“列宁之路”集体农庄的党委书记。

纳依姆江——农庄机械师。

娜季拉——其妻。

阿里·穆依洛夫——植棉生产队长。

阿济兹·扎德——农庄学校校长。

普罗霍尔——护林员，多姆拉的好朋友。

库德拉特霍扎——刑满释放的富农分子。

阿克萨卡勒——邻村的农庄主席。

拜克穆拉特·哈勒穆拉多夫——州委书记。

第一章

< 1 >

象往常一样，“列宁之路”集体农庄主席阿塔库兹摆出“百万富翁”的排场和气派，突然驾到。多姆拉^①沙穆拉多夫嘴里哼哼着，抻着肥大的睡衣走了出来。大门口停着两辆“伏尔加”牌小卧车，一辆“白夜”色的和一辆“海浪”色的。紧跟在后面还有辆“嘎斯”。

从白色“伏尔加”车里走出阿塔库兹，他颇长的身材，青筋累累，经受过草原上的风吹日晒。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位身穿十分可身的进口西装的瘦削中年男子。陌生人黑黝黝的脸上，那双严峻有神的灰色眼睛特别引人注目。阿塔库兹的女儿塔希拉象鸟儿出笼一样，轻巧地从车里跳出来。

阿塔库兹舒展宽阔的双肩，使劲把崭新的小花帽往脑门上拉了拉，象青铜铸就的黑脸膛显得容光焕发，亲切地迈大步朝多姆拉走去。

“你好，舅舅！我舅妈过得好吗？……让我来介绍一下：阿勃拉尔·舒库罗夫，我们新上任的书记，是位年轻的但又十

^① 乌兹别克人对教授、学者的尊称。——原注。

分严肃的领导干部。”

舒库罗夫腼腆地鞠了个躬。也不知是阿塔库兹不适当的夸奖使他颇为难堪，还是老人非凡的仪表使他惊叹不已。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多姆拉身体硬朗，强壮有力，看去与他的年纪很不相称。说不定是那象条大口袋一样的花条睡衣迷惑了视线？可那头颅也是那么硬实呀！舒库罗夫看了看，把目光移开后又膘了一眼。眼前俨然是古希腊智者的头颅。黄灿灿的、象用上等山羊皮绷得紧紧的高耸的额头，和苏格拉底一模一样。硕大的鼻子赋予宽阔的脸庞一种坚不可摧的严峻神色。

对舒库罗夫的问候，多姆拉热忱地答道：

“谢谢，孩子，谢谢……”说着，他那双塌陷的眼睛转向塔希拉，慈祥地扯了扯她的剪得很短的头发，然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转向客人。“您请进，舒库罗夫同志。请，”接着忙不迭地碎步闪开，让客人走进栅栏门。

开“嘎斯”的司机在院子里追上阿塔库兹。

“主人！”

阿塔库兹猛地扭过脸来。

“给你说过多少回了……怎么还叫‘主人’！”

“我错了，阿塔库兹大叔，”司机拍了一下脑门。“那些货怎么办？”

“货？……把一箱黄瓜和一箱西红柿卸在这儿。其余的按名单指定的地点分发。明白吗？”

司机想必很了解“指定的地点”。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便朝汽车跑去。阿塔库兹把一双新帆布靴子弄得嘎吱嘎吱作响，转身招呼舒库罗夫时又是满脸堆笑。

院落很大，处处是葡萄架的荫凉，院落中间是一座有很多

窗户的房子。这座房子当初建造得颇为考究，但是年久失修，不免破敝凋零，四壁剥落，间或有毁坏的地方。露台上有一位干净利索的矮个老太太在忙活着什么，她头戴一块雪白的细纱头巾，身穿绿色的绸连衣裙，裙下露出一双象勺子一样的小拖鞋——乌兹别克的“卡乌什”。老太太名叫古丽萨拉。她抬起那双用眉膏描过的眼睛，双手贴在胸前欢迎贵客来临。等有了空，她便转向塔希拉。

“哎哟，亲爱的，让我好好瞅瞅你吧！我多么想你哟，多漂亮呀！”

舒库罗夫一直觉得尴尬不堪，打算找个角落坐下来，然而阿塔库兹使了个眼色制止住他。

“舅舅，我打算让这位贵客参观一下您的藏书室，可以吗？”

“请吧，请吧，”老人允许了。“你自己带客人先去看，我这就来……”

宽敞的、稍显昏暗的房间塞满了书籍。各式各样的书橱和书架，上面一直顶着饰有古老图案的天花板。书，到处都是书……架上堆的是书，椅子上、桌子上摆的是书，床头柜和窗台上摆的还是书……全是新的精装本；旁边还有书脊上印着阿拉伯花字的一卷卷大厚本典籍，这些书由于年代久远都发乌了。

舒库罗夫目不暇接地浏览着书，问道：

“你的舅舅看来是位科技方面的学者？”

“是的。他是最早的水利学家之一……可您要知道，是旧时代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塔什干著名的马基汗伊禅①的高等神学院念过书。后来反动的沙皇跟德国打起仗来，舅舅

① 即伊斯兰教中的圣人、神职人员。——译注。

的父亲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一年之间就变得穷困潦倒了。于是他的儿子，就是我舅舅，转眼间也落魄失意起来。他不得不到沙皇军队的后备队里去当兵。从前线归来时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也打过仗。后来在村里跟富农和巴依^①们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等安定下来以后，就到莫斯科念书去了……回来时成了工程师——全共和国的第一名水利工程师。”

“他多大岁数了？”

“记得是一八九六年生人。那就是说，已经七十七岁了。”

“可身体还挺结实……”

“外表看去是不错。可是年岁毕竟不饶人呀。不过说这些干什么，到这儿来，我有话要跟您说。”阿塔库兹把邻屋的两扇门大敞开。那里面也是书。贴着两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摆着一个个用白带子捆着的小纸箱子。“老人很早就为村里的青年人收集书，”阿塔库兹说这话时十分得意，仿佛这些书是他自己收集来的。“他想把他的藏书搬到村里去，而且我想，他本人也不会反对搬回去住的。”

“可以吗？”舒库罗夫把一个纸箱上的白带子解开，从里面抽出一摞崭新的、带烫金字的深蓝色精装书。“纳沃伊^②文集！好书！”客人的那双眼睛闪着光芒。“应当，应当帮助他。他还工作吗？”

“工作。当水利学院的顾问。一年以前还乘汽车从咸海到鄂毕河走了一趟。您瞧，他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走吧。”阿塔库兹回到第一个房间，把舒库罗夫带到一张笨重的虎腿方桌跟

① 中亚一带的财主。——译注。

② 尼·阿·纳沃伊(1441—1501) 乌兹别克古代文学家、艺术家。——译注。

前。一幅用图画纸绘制的未来的鄂毕河——中亚运河大地图，当成台布铺在桌面上。舒库罗夫伏在桌上仔细端详着地图。上面画着许多弯弯曲曲的红色和蓝色线条，周围标着五颜六色的圆圈和看不懂的符号。从北方的河流直到咸海边，到处都有许多描得粗粗的惊叹号和问号，象牢牢地钉入地里的橛子戳在整个运河线上。旁边用优美的蝇头小字（多姆拉沿用老习惯写的是阿拉伯字母）密密麻麻地作了片片笔记。

“他在研究调西伯利亚河水入中亚的课题？”

“他什么没研究呀！”阿塔库兹说。

“宏伟的课题！”舒库罗夫直起身来。“我的老岳父也在搞这方面的研究。”

“瓦希德·米拉比多维奇^①？”阿塔库兹那留着小八字胡的嘴角露出一丝讪笑，又立即收敛了。“噢，如今有不少人对这东西发表议论、撰写文章！”

“是这样。不过……”舒库罗夫困惑不解地看了阿塔库兹一眼。“既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回农村去呢？”

“哼，他也可以在那里著书立说嘛。他跟我说过这话。不过我想，问题不仅在这儿。依我看，在这里他跟大家搞不好关系。老头子的脾气呀——真主保佑吧！何况他老两口又是无依无靠。您也看见了，他们多喜欢我们来！”

“他们再没有别的人了？”

“现在没有了。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名叫扎巴尔。一九四三年牺牲了。也许您听说过，是个苏联英雄……”

阿塔库兹指指悬挂在桌子上方的镶黑框的照片。照片上是

① 乌兹别克人没有姓，只有名和父名，对长辈人和领导称呼名和父名以示尊敬，并按照俄语习惯加父名后缀“维奇”。——译注。

位佩带军官肩章的鹰勾鼻子、脸庞黑黑的青年人。他的目光有些疲倦，一丝淡淡的微笑稍稍牵动那塌陷的面颊。

“不错，是一位出色的勇士，”阿塔库兹喟然长叹。“当时他正在铁道学院三年级学习。他深深地爱上了法吉拉特姑娘……您见过她，她现在我们俱乐部主任。想当年那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美人儿！”

“是这样呀！”

“是啊，那是个很般配的金凤凰！”阿塔库兹丢了个眼色。“我说的是法吉拉特姑娘，她当时跟扎巴尔一样在塔什干上学。当夏天他们回到村里来，我呀，当时只有十三岁，就在他俩之间穿针引线，传书递简……唉，那还用说，给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阿塔库兹回想起青年时代就心潮起伏，他看看舒库罗夫，目光却没停在他身上。“有一个大人物，您知道吧，扎马勒·布里巴耶夫。就是三天前来到草原的那位……”

“从塔什干来的那位农业技术设备公司的代表？”

“什么代表呀，是公司的负责人！人家还一度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职务……可想当年，在那战争年代，还当过我们这里的区执委会主席哩。扎巴尔表哥当时在前线，而法吉拉特姑娘回到了村里……您想想看，那可是一朵蓓蕾初放的玫瑰呀。”

舒库罗夫低首蹙眉。

“都明白了……”

“别急嘛！”阿塔库兹笑了起来。“最有趣的还在后头呢。扎巴尔正好在这期间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并且被批准回来度假。这下子可闹翻了天啦！他朝布里巴耶夫开了枪！……幸亏没打中。”

阿塔库兹的激情感染了舒库罗夫。

“喔！那后来呢？”

阿塔库兹张大嘴巴刚要接下去讲，突然想起了什么，皱紧眉头，喃喃地说：

“嗯，弄出事来了。那以后布里巴耶夫也不得上前线。您就往下听吧。”

“您的扎巴尔表哥在前线牺牲了？”

“牺牲了。”阿塔库兹叹了口气。

“而那位……好端端地荣归了？”

“他一直打到柏林。挂过两次彩！当然，对过去的事嘛，咱也判断不了。反正他在前方表现是很出色，因为得的勋章都挂满胸脯啦。”

舒库罗夫什么也没有说，认真端详着镶黑框的照片，然后稍稍眯缝起灰色的大眼，瞥了阿塔库兹一眼。

“怎么，此人也是您的亲戚？”

“谁呀？”阿塔库兹没有听懂。

“就是那位仁兄……扎马勒·布里巴耶夫。您好象还说过他是您的亲家呢？”

“噢，不错……”阿塔库兹感到自己说走了嘴。“事情是这样的……他给法吉拉特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就是说，他们离婚了？”

“早就离啦！但是孩子们都与父亲保持着来往。于是，我们的女儿塔希拉就跟他们的儿子卡迪尔江相好了。我的老大，就是明天要作论文答辩的海达尔，爱上了他们的女儿拉托法特。这可有什么办法呀！”阿塔库兹摊开双手，然后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了一圈。“简直没有办法！”

拉托法特……刚刚一个钟头以前阿塔库兹见过她。现在她又浮现在眼前了。当时他们坐车经过学院的小花园，坐在后排的塔希拉猛地向前探身。

“爸爸！把车停一停！”

手握方向盘的阿塔库兹刚刚刹车，塔希拉立刻跳到路边，喊了一声“拉托法特！”便跑得不知去向。他儿子的未婚妻拉托法特，正迈步走在栽着两排小白杨树的林荫路上。她不是一个人，身旁还有一个瘦干瘦干的、高得象根木头杆子的男人，穿一身青衣服，头发乱蓬蓬的。

“法吉拉特！”一看见没过门的儿媳妇，阿塔库兹脑子里就闪过这个名字。瞧这姑娘，梳着仙鹤窠一般高高的发髻，多象她母亲。也是那样油黑油黑的柳叶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黝黑的鹅蛋脸也是那般妩媚动人。只有衣着不象她妈妈想当初的那种样式。拉托法特身穿短得都不过膝盖的花连衣裙，脚下是圆头白鞋。线条匀称的腿，黝黑的、裸露到肩的双臂……也许是因为她太使人联想起年轻的法吉拉特，也许是因为有那个象木头杆子一般的黑不溜秋的小伙子作伴，一个由来已久、不止一次令人担忧的心事刺痛着阿塔库兹：“可别象她妈当初对待扎巴尔表哥那样，她也对海达尔耍什么花招吧！”

现在，阿塔库兹一想起今天见面的情景，就沉下了脸。

“唉，这一代年轻人呀，年轻人。我一辈子都没想到会出这种事。老人还都健在嘛。他们会对新结识的亲戚抱什么态度呢？我老是在想呀，在猜呀，阿勃拉尔·舒库罗维奇。”

舒库罗夫没有回答。阿塔库兹斜眼扫了一下书记那突然阴沉下来的脸。懊悔地暗自想：唉，主席呀，主席，你头脑太简单啦！你比多嘴多舌的老娘儿们还要糟糕。他怎么知道你说的

是心里话。他兴许还会想：你才不会敬重你的老人呢，早就把他们的辛劳和痛苦忘到脑后，就知道跟大人物攀亲戚。真是糊涂到家了！都快五十的人啦，还象个小孩子那样莽莽撞撞的，心里总是存不住事儿！

舒库罗夫就任区委书记还不满两个月。可是很快就让人懂得了，这位年富力强、说话不多的人，和与大家早已混熟了的原来的区委书记大不相同。原来的书记纯朴、诚挚，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不搞阴一套，阳一套。不错，他偶尔喜欢在农庄主席们面前耍耍威风，在区委会上让他们站得直挺挺的，狠狠地把他们训斥一顿。但是，训归训，过后他又去安慰人家。区委会一开完，他就跟挨过训斥的农庄主席一起坐上汽车到农庄去。到了那里，找一个果园，在四周环抱着枝杈茂密的山毛榉的水池边，继续刚才的谈话。气氛融洽，有吃有喝，这该有多好啊！而眼下这位书记……不错，整整一个月在区委会上还没有“整过”一个农庄主席呢。可是也没有到任何一家去作客。集体农庄倒是去过几个，跟人们也聊聊天，但是马上就坐上汽车回家了。可果园里呢，在摆得非常丰盛的餐布上，在明镜似的水池边，大瓶大瓶的五星白兰地原封不动地摆着，养肥了准备宰来烧羊肉串的羊咩咩直叫。在区委会上被狠狠敲打过一阵子后，再坐到餐布前接着谈下去，讲几句笑话开开心——农庄主席们对原先书记这一套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现在十分不满新的领导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当阿塔库兹昨天被舒库罗夫叫到区委去的时候，看来，他是被吓得非同小可。更何况通过自己人，他知道了传他去的原因。有一个老农庄主席到区委告了他一状，说是阿塔库兹把调拨给毗邻农庄用来盖文化宫的短缺的大理石夺走了好几汽车。阿塔库兹警觉起来了。如果这位“新

官”铁面无私地处理起这案子来，那可怎么得了呀！但是一切都混过去了。阿塔库兹辩解说：他没有夺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他是经过努力才争得比别的农庄主席提前供应大理石的，因为他的村里正十万火急地需要——那里要建造烈士纪念碑。于是舒库罗夫表示可以谅解，当即吩咐了结这件案子。后来就一切都顺利了。谈话中间还弄明白了，舒库罗夫本是著名水利学家瓦希德·米拉比多夫的女婿。而这位瓦希德教授又正好是阿塔库兹的儿子的导师。恰好现在阿塔库兹打算到塔什干去走一趟——去听听儿子进行论文答辩的情况。而舒库罗夫正巧也要去塔什干。于是他们便一路同行。途中又弄清一个十分令人快慰的情况：舒库罗夫原来读过舅父的一本什么书，并从那时起就对多姆拉深感敬佩。尽管舅父与瓦希德·米拉比多夫之间不和，但是舒库罗夫看来还毫无所知，因为当阿塔库兹建议他与舅父相识时，他欣然同意了。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干吗要逢人全抛一片心呢！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都搅和到一起去了……

舒库罗夫终于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转向阿塔库兹。

“经过这些事件以后，两位老人的日子想必是很不好过的。”

“是啊。可我又有什么办法？要知道，年轻人是自己相亲相爱的啊……”

阿塔库兹还没把话说完，门开了，多姆拉走了进来。

“阿塔库兹，你这是怎么搞的？茶都凉啦！请吧，舒库罗夫同志，请入座吧……”

餐桌摆在高高的葡萄架下，桌上早已铺好浆洗过的雪白的台布。电茶炊咕嘟咕嘟地烧开了。看来塔希拉早已溜了，只剩下古丽萨拉舅妈一个人围着桌子忙活。见客人来到，她又将双手贴在胸前表示欢迎。

“请，亲爱的，请吧……还有你，库兹江……我的外甥媳妇阿丽娅过得好吗？还有我的那两匹小骆驼呢？我可真想他们呀，想死啦……”

“既然您想他们，那就到我们那里走一趟嘛！”阿塔库兹说。“假如舅舅拖着不回村里去，那就让他一个人留下来，再不就叫他找别的老太婆去好了！”

古丽萨拉舅妈温和地一笑，瞥了老伴儿一眼。看得出来，她也想打趣回答，然而她的声音却颤抖起来：

“我怎么忍心丢下我这可怜的老头子哟？现在看来我们是命中注定进棺材以前要厮守在一起了……”

在老太太的话音里，在她涂得墨黑的两眼流露出的忧郁目光里，在她那老态龙钟的圆脸庞上，既显示出始终不渝的忠贞，也流露出内心的隐痛。这对于长久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是理所当然的。

舒库罗夫急忙把话题岔开。

“您收集的都是些好书，”他对多姆拉说。“说来真巧，我在卡尔申草原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幸看到您的一本关于开发饥饿草原的书。其中一个细节很使我惊讶。”

“噢——……”

“列宁关于开发饥饿草原的著名法令，难道一直到一九三七年还未被人们所知？”

“是的，事情正是这样。”

“那您找到这个文件了？”

“什么叫找到了？法令当然是一直存在，而且也印发过。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当时没收入《列宁全集》。应当说，这个法令要是找不着的话……鄙人的处境那可真是不堪设想。”

“怎么会是这样呢？”

“正是这样……当时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想表现自己是什么最最忠诚可靠的。他们拚命要给主张开发饥饿草原的学者扣上种种帽子。弄到最后，这些学者几乎都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舒库罗夫全身向前一倾。

“原来是这样！”

“现在这大概显得简直荒谬绝伦。可是您去翻翻战前那几年的报纸，许多问题都会弄明白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指责我的。您可以亲眼去看看嘛。”

“您家里收藏有这篇文章吗？”

“没有！”多姆拉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峻起来。“我才没有闲情逸致去收藏那些谗言谤文呐！”

阿塔库兹知道多姆拉矛头所指的是什么，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舒库罗夫不知为什么脸色发白，低声问道：

“现在那些……‘忠诚可靠’的人还活着吗？”

“活着呐……”老人的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这不，他就知道有那么一个……”